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天堂的桥

柳建伟——著

《天堂的桥》本应是导演谢晋的封山之作

柳建伟对灾难的描绘和对人性的把握，是最吸引我的两点，一流的题材需要一流的作家来打造。

——谢晋（已故著名导演）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柳建伟作品

Collected Works of Liu JianWei

天堂的桥

柳建伟——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的桥 / 柳建伟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4-6087-7

I. ①天… II. ①柳… III. ①电影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827号

天堂的桥

柳建伟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迪南 任勇文

书籍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ray-studio 蔡翔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970mm×68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00,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6087-7

定 价: 39.8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天堂的桥 \ 001

彭雪枫纵横江淮 \ 066

忠诚卫士 \ 133

守望天山 \ 197

大爱无垠 \ 246

导弹司令 \ 319

老兵 \ 389

天堂的桥^①

人物表

茅以升：男，41岁，钱塘江大桥设计者，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处长，留美博士。

胡长河：男，28岁，杭州泰和顺商行二少爷，茅以升任教北洋大学时的学生，留美博士，茅以升留学时女房东女儿布兰妮的男友，茅以升的建桥助手，后与大桥同归于尽。

胡长江：男，26岁，胡长河的弟弟，黄埔八期生，国民党第三战区教导师营长，淞沪抗战后抗命留在江北率部掩护杭州民众撤退。96岁卒。

布兰妮：女，24岁，美国匹兹堡人，钱塘江大桥桥工处见习工程师，胡长河女友，后嫁胡长江。94岁卒。

柳如湄：女，22岁，胡长江未婚妻、表妹，后被日军杀死在大桥上。

松下浩二：男，28岁，日本人，留美博士，胡长河的同学，日关东军铁路桥梁工程师，后成为钱塘江大桥桥工处卧底，最后被胡长河杀死。

黄主席：男，50岁，浙江省政府主席。

张志松：男，35岁，中国第三战区处长，钱塘江大桥防务司令。

柳若清：女，55岁，胡长河的母亲。

司考德：男，40岁，英国道门朗公司钱塘江大桥项目代表，摄影爱好者。

师长：男，40岁，中国第三战区教导师师长。

德法施：男，45岁，丹麦康益公司钱塘江大桥项目代表。

①：该剧本是应导演谢晋之约创作，后因谢晋先生突然谢世未能投拍。

罗 英：男，47岁，钱塘江大桥总工程师，茅以升留美学长。

山下骏：男，35岁，日军特种部队负责人。

胡长水：男，33岁，胡长河的大哥。

大少奶奶：胡长水的妻子。

韩石渠：女，67岁，茅以升的母亲。

戴传蕙：女，41岁，茅以升的妻子。

另有出场人物若干名。

片头：一组镜头

中国东海海面。镜头快速贴着海面推向世界上最长、雄伟壮美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

推出片头字幕。出古筝弹拨背景音乐。

航拍镜头升高，掠过跨海大桥，掠过杭州湾钱塘江入海口，掠过高速公路大型多层立交桥，然后镜头溯江而上。

镜头中，杭州市郊农民盖的哥特风格和巴洛克风格的四层小楼成片成片快速掠过。镜头沿着杭州西溪湿地内的河道向前，芦花飘飘，柿子累累，绿肥红瘦。镜头掠过灵隐寺和附近山区后，渐次出现中景镜头。中景镜头闪过美丽西湖的经典景区，湖面波光粼粼、游船如梭，湖岸车水马龙、游人如织。

镜头推向隐藏在郁郁葱葱古树中一座徽派建筑风格的深宅大院前的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和一辆十七座面包车。十几个中年、青年、少年簇拥着一对年逾九旬的老夫妻出门登上奔驰车。两位老人都穿着一身白衣，男的是典型的杭州人相貌，中等身材，干瘦清癯但却精神矍铄。女的身材微胖，头发已经全白，深邃的蓝眼睛闪着亮光，一看就知道她是典型的欧美人。中年、青年、少年们有的长黄头发，有的长黑头发，显然是白种人和黄种人杂交生出的后代。两辆车相继启动。

出演职员字幕并出小字幕：杭州 2007年金秋。

镜头再次拉起，掠过繁华现代的杭州城，杭州钱江二桥、三桥、四桥、五桥——在镜头里定格。

六和塔下，镜头由远渐渐推向已有七十岁高龄的钱塘江大桥。顶层公路桥上，依然车水马龙。一列“和谐号”动车组列车由南向北驶过大桥。

九十四岁高龄的布兰妮怀抱一捧白色的马蹄莲深情地望着大桥。九十六岁高龄的胡长江默默地站在布兰妮身边，也在看着大桥。

胡长江：“七十年了，真快。”

布兰妮不说话。

胡长江：“布兰妮，你在想什么？”

布兰妮喃喃着：“我在想七十年前的一切。”

镜头从布兰妮的面部移向大桥，在钱江一桥的叠影上推出片名：天堂的桥。

1. 1937 年夏，杭州闸口钱塘江（日外）

朝霞映在闸口钱江两岸，映在正在修建中的钱塘江大桥上。大桥还有两孔钢梁没有架上，第六号桥墩正在修建中。江北岸船坞里，两艘浮船上已经装好一孔安装好的钢梁。几个工人正趴在钢梁上加固个别铆钉。

出字幕：1937年夏 杭州闸口。

2. 1937 年夏，上海黄浦江客轮码头（日外）

一艘旧金山开往上海的客轮正在下客，一个二十出头的美国金发美女拎着一只小小皮质小行李箱随着人流走下搭梯。

出字幕：1937年8月13日，上海。

不远处，一位穿着西服的二三十岁的中国青年站在一辆黑色福特轿车旁朝人流张望。青年人叫胡长河，是杭州泰和顺商行的二少爷、杭州钱塘江大桥桥工处的工程师。

胡长河看见金发女郎，扬手跑过去：“布兰妮——布兰妮——我在这儿——”（英语）

布兰妮看见了胡长河，表情变得灿若桃花，拎着箱子朝胡长河跑来，

高跟鞋让她的奔跑随时都有跌倒的危险。

胡长河情急之下用中文和英文夹杂着喊：“慢一点——小心——慢一点——”自己脚下步子也加快了。

布兰妮越走越快，扔下皮箱激动地扑进胡长河的怀里，一脸狂放，旁若无人地吻起胡长河。

胡长河躲闪着，嘴里急喊：“不！不！不！”

布兰妮猛地停住，吃惊地问：“为什么？你不爱我了？”（英语）

胡长河笑笑：“不！我爱你！”（英语）

布兰妮：“我不懂！”（英语）

胡长河：“这里是中国上海，不是美国匹兹堡。这里是不能当众接吻的，那样会被别人看成怪物。”（英语）

布兰妮：“我不管。五百三十六天零八小时了，我要跟你做爱……快带我去酒店，我要住外滩的和平饭店。”（英语）说完又一次疯狂地吻起胡长河。

胡长河用力推开布兰妮，用眼睛余光扫扫周围表情反差很大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好了！”用中文说：“我的姑奶奶！”再改用英文说：“在中国，有些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说完弯腰拎起了布兰妮的皮箱。

布兰妮认真地问：“什么事只能做不能说？”（英语）

胡长河压低了嗓音：“做爱。”（英语）

布兰妮笑着大声喊：“胡长河，我爱你——我爱你——我要……”（英语）

胡长河伸手捂住了布兰妮的嘴。

突然间，从远处传来了几声枪炮声，接着枪炮声密集起来。整个码头上的人都被这恐怖的枪炮声惊得呆站住了。

一个惊慌的男人声音：“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了。”

3. 上海，真如火车站（日外）

一列货车停靠在月台上，几十个工人正在紧张地往列车上装货物。远处，传来零星枪响。杭州泰和顺胡家大少爷胡长水不停地在月台上走着，一脸焦急。

随从甲：“快点快点，再快点！”

胡长水掏出怀表看看：“夜长梦多，每人发大洋两块，要快。”

突然间枪声大作，一队日本兵冲进了火车站，紧跟着，几辆架着机枪的三轮摩托车载着一个日军少佐、一个翻译官驶上台台。

少佐抽出军刀划开一货包，取出一包茶叶撕开嗅嗅：“好茶，真是好茶。”（日语）

翻译官：“少佐，这是杭州的龙井茶，中国最好的绿茶。”（日语）

几个日本兵从箱子里取出几匹丝绸。

少佐：“打开！”（日语）

日本兵把三种色彩鲜艳的丝绸展开。

少佐伸手摸摸丝绸：“太漂亮了！像少女的皮肤一样。”（日语）

翻译官媚笑着：“这是杭州上等丝绸，能做出很漂亮的和服。”低头看看包装箱上的字，“少佐，这些都是杭州泰和顺的货，上等货。”（日语）

少佐：“泰和顺是什么？”（日语）

翻译官：“泰和顺胡家，是杭州的大户，茶叶和丝绸行销大半个中国。”（日语）

少佐：“很好。把这些丝绸和茶叶统统运回海军军舰上。”（日语）

翻译官：“谁是掌柜的？”

胡长水：“我。”

翻译官：“这些货归皇军了……”

胡长水大惊失色，冲动地大喊：“凭什么……”

话音未落，几个日本兵就把胡长水打翻在地，又用脚踹了好一会儿。

翻译官蹲下说：“凭皇军手中的枪炮。掌柜的，叫他们卸货。”

随从甲冲过来一把揪住翻译官：“放你娘的狗臭屁！这是我家老掌柜花了血本……”

一声枪响，随从甲马上倒在地上。

少佐朝手枪枪管吹几口气：“快点卸货！你们，注意警戒！”（日语）

翻译官把手上的血朝胡长水的衣服上抹抹，“保命要紧。卸货。”

胡长水擦擦嘴上、脸上的血污，艰难地吐出两个字：“卸货！”泪水滚出了眼眶。

工人们在刺刀的威逼下慌忙上车卸货。

4. 上海外滩，康益公司总部（日外）

一辆卡车停在外滩马路边上。胡长河在车上检查完固定气闸的绳子后跳下汽车。布兰妮坐着福特轿车过来了。

胡长河：“布兰妮，你跑到哪里去了？”（英语）

布兰妮笑着：“开房间。”扬扬手中的钥匙，“和平饭店带客厅的大套房。房钱不用你出。”（英语）

胡长河沉着脸摇摇头用中文说：“乱弹琴！”

布兰妮：“我错了吗？我们已经五百三十六天十……”抬腕看看表，“五百三十六天十六个小时没在一起了。我爱你，我需要你！这里是租界，很安全！难道你不再爱我了？”（英语）

胡长河伸出双手搭在布兰妮的肩上：“布兰妮，你听我说。我爱你，但我们今天不能住在和平饭店……”（英语）

布兰妮：“为什么？”（英语）

胡长河伸手指指车上的气闸：“我是来买气闸的，大桥急需这两个气闸，是茅以升博士让我来的。我们必须把气闸尽快送回去。”（英语）

布兰妮失望地说：“你并不是来接我的。”（英语）

胡长河：“布兰妮！中国不是美利坚！几年前，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们东北九省……”（英语）

布兰妮：“我知道。”（英语）

胡长河：“上个月，日本人又占了我们的北平，今天……”（英语）

一辆灰色通用“T”型轿车急刹车停在他们身边。

伙计跳下车：“二少爷，可找到你了。”

布兰妮喃喃道：“我也是学建桥的，这气闸早一天运回去……”（英语）

伙计扶着鼻青脸肿的胡长水下了车。

胡长河：“大哥，你……”

胡长水：“日本人把咱家的货抢了，一火车茶叶和丝绸……还杀了人……你能不能让美国领事馆想想办法？二弟，大哥无能啊！”说着呜呜地哭起来。

胡长河：“一火车货？你不知道北平事变？”

胡长水：“爹说小日本这是蛇吞象，三年内黄河以南不会有战事，茶

叶和绸子的价又翻着跟头往上涨……”

胡长河叹气摇头：“回杭州再说吧。”

布兰妮不甘地：“长河，明早离开上海行吗？”（英语）

胡长河大声吼：“不行！”指着胡长水，“他是我大哥。你看看他这伤，这是日本人打的！”（英语）

布兰妮：“警察呢？”（英语）

胡长河：“战争爆发了，日本的军队刚刚把我们家一火车茶叶和丝绸当了战利品，还开枪杀了人！布兰妮！这是战争！今晚必须赶回杭州。”（英语）

布兰妮：“我的上帝！我听你的。”（英语）

胡长河：“上车，回杭州。”

5. 杭州闸口，钱塘江大桥工地（晨外）

刺耳的防空警报叫个不停，工人们都停下手中的活抬眼往天上看。福特轿车和卡车停在一个空地上。胡长河和布兰妮跳下车。天空中的几个黑点渐渐变成喷有太阳旗的日军飞机，飞机开始俯冲投弹。

炸弹在水中、在岸边接连爆炸。工地上的人慌乱异常，四处乱跑着躲避。正在钢梁上施工的两个工人慌乱中掉到水中。第六号桥墩上的工人们也乱作一团。

胡长河朝司机喊：“快！快把卡车开到树林里去！”冲过去抓住一个人的胳膊，“老师呢？茅处长呢？”

青年：“茅处长和罗总工都在六号沉箱里。”

胡长河撒腿就往江边跑。布兰妮拎着裙摆跟着跑过去，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布兰妮：“等等我——”（英语）

胡长河：“快点！茅老师危险——”说完越跑越快。

6. 杭州闸口，工地配电房前（日外）

一排电闸特写镜头。

一个身材矮小的近三十岁的男子抽着烟眼睛死死地盯着一排电闸。他抬头看看天空，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伸脚死死一踩，毅然进了配电房。

7. 钱塘江大桥六号桥墩沉箱里（日内）

水面下三十多米的沉箱里，大桥设计师兼桥工处处长茅以升和大桥总工程师罗英正弯着腰指导工人们施工。沉箱内光线不是很好，因而看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大年纪。四十一岁的茅以升和四十七岁的罗英，都和工人们一样，黑脸一张，白牙两排。

茅以升（果断地）：“昨天，上海开战了。不能再等。昼夜轮班，把这个斜坡炸平。”

罗英：“你们不要谈条件。战争离我们不远了。”

突然，电灯灭了。沉箱内顿时漆黑一片。工人们顿时惊叫起来。

8. 钱塘江南岸土路旁（日外）

两辆敞篷吉普车停在路边的树林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国军少校带着八个士兵抬头朝空中张望。他们都带着青一色的德式装备，显然是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少校叫胡长江，是胡长河的三弟，在第三战区教导师当营长。

胡长江骂道：“狗日的小鬼子！欺负我们杭州没人呀！子弹上膛，目标，左边高地，占领它！”

八个士兵跑向左边一高地。

9. 杭州闸口，工地配电房（日外）

男青年面露狞笑，眯着眼看着远处的六号桥墩，又从容地点燃一支烟。听到有人来，忙躲了。

胡长河狂奔过来，冲进房内，把几个关掉的电闸重新合上，抬头看看亮着的灯，走出来看见了男青年，“松下浩二，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松下浩二从容答道：“茅博士他们在六号沉箱里，我怕有人不懂得，拉闸断电。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胡长河：“谢天谢地。”

布兰妮拎着两只高跟鞋跑过来，“你干吗不等我？”看见松下浩二，一脸吃惊，“松下浩二？你这个日本人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来破坏这座大桥的吧？”（英语）

胡长河：“别瞎说。他是来帮我们建桥的。”（英语）

松下浩二讪讪道：“我对政治没兴趣。”（英语）

胡长河跳到一个改装的机动小船上。

布兰妮：“你干什么？”（英语）

胡长河：“我去六号桥墩看看。”

布兰妮：“危险——”（英语）

胡长河：“老师更危险。你们看着电闸，千万不能断电。”开着机动船朝江心驶去。

天空中又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

布兰妮坐在一个水泥墩上，在用力摔那个没有掉的高跟鞋。因为低头的关系，布兰妮性感的乳沟从裙子的领口露了出来。松下浩二盯着那片风景死看，又调整整个角度站在布兰妮的正面看。

松下浩二：“你真是一只熟透的水蜜桃。想不到你会不远万里，追到中国。为了爱情？”（英语）

布兰妮抬头，下意识地向上提提领口，灿烂地笑着：“嫉妒了吧？我最讨厌你的眼睛，太色情了。离我远点。几年没见，你还是让我讨厌！”（英语）

松下浩二讪讪地后退一步，抬头看看天上的几个黑点：“你母亲要是知道你嫁给一个亡国奴，该会多伤心啊！我们的飞机又回来了，我带你躲

一躲吧。”（英语）

布兰妮：“不！他们炸不到这座桥。你本质上不是个善良的人。想知道是谁说的吗？我的妈妈！”（英语）

松下浩二冷冷道：“你母亲不是法官，更不是天皇陛下。躲躲吧，小妹妹。我真的很心疼你。”（英语）说完自己转身走了。

10. 钱塘江南岸高地上（日外）

几架日军飞机毫无顾忌地俯冲下来，朝着正建的大桥扔炸弹。

胡长江和八个战士猛然间朝飞机开枪射击。子弹没击中飞机。机群受枪声惊扰，都往上爬升，炸弹都过早扔出去了。

胡长江把自己手枪里的子弹打光了：“可惜没带高射机枪。走，到摆渡口，过江。”

11. 钱塘江北岸一树下（日外）

一个四十来岁的金发欧洲男人扛着小摄影机对着空中的飞机拍摄着。

一个五十来岁的棕色头发欧洲男人趴在树边的沟里大喊：“司考德，危险——危险，司考德——”（英语）

司考德得意地大叫着：“独一无二的经历，我将因此永垂不朽！”（英语）

话音刚落，一架日军飞机从他的头顶掠过，一行机枪子弹在他身边打出一串飞扬的尘土。

司考德下意识地往树边跳着跑：“哦，上帝，别打着我的宝贝。”（英语）

12. 六号桥墩上、江边上（日外）

茅以升、胡长河、罗英和两个工人，趴在沉箱出口附近，看着几架日军飞机远去。

茅以升第一个站了起来，很仔细地用手弹弹衣服上的灰尘：“气闸呢？”

胡长河：“三个。花了两个的钱。”

罗英：“丹麦人这回够意思。”

胡长河：“他们认为我们守不住上海。老师，大桥不设防，不会永远有今天这样好的运气。”

茅以升：“我去找黄主席。上岸吧。”沿着一个简易梯子下到靠在桥墩边的摆渡船上。

罗英：“你那个美国小姐呢？”

胡长河：“客轮挺准时。在变电站歇着呢。”

罗英跳上船：“没什么和平饭店开个房间？”

胡长河挠挠头：“罗老师，我们没结婚。”

罗英笑了：“三岁看老，布兰妮这丫头，七八岁就很招人了。唐臣，一晃就是十多年啊。”

茅以升：“是啊，十多年没见这个小布兰妮了。老爹，开船。她是来结婚吧？”

胡长河：“是。我爹这一关，不好过。”

茅以升：“你爹的工作我来做。娶个美国儿媳妇，不丢人。布兰妮这孩子，不错。”

胡长河叹口气：“难呢！我家这回破大财了。”

茅以升：“出事了？”

胡长河：“昨天，鬼子在真如火车站抢了我家一火车货，还枪杀了一个伙计。”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沉默着，只有摆渡船发动机的声音单调地响着。

茅以升果决地：“这桥要加紧修，越快越好。淞沪战争一打响，这桥就是战争命脉。”

布兰妮站在一个小泥台子上，挥舞着手中的红色无后跟的鞋子：“茅博士，罗博士，我来了，我来帮你们修桥。我妈妈很想念你们——”（英语）

松下浩二捡起配电室门前的烟头，回头看看配电室的一排开关，恨恨地摇摇头。

布兰妮几个跳跃，没等船停稳就跳上船，给罗英一个拥抱，又给茅以升一个拥抱。开船的老爹惊得把脸转了过去。

松下双手下意识地捏紧，嘴里骂道：“巴嘎！”

13. 西湖边胡家大院（日外）

胡长水只穿个短裤坐在院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文静端庄的妻子正拿着酒精和红药水在给他处理浑身上下的青紫伤。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站在胡长水对面，胡长水疼得龇牙咧嘴，小男孩就闭一下眼。

大少奶奶含着眼泪：“你忍着点。”泪珠滴在丈夫的脊背上。

五十多岁的胡太太柳若清急急忙忙进了院子。一个丫环和一个男下人跟着进来了。

大少奶奶停下来，恭恭敬敬地喊：“妈——”

胡长水也站起来，喊了一声：“妈——”

柳若清不说话，围着儿子仔细看看：“菩萨保佑，只是皮肉伤。德贵呢？”

胡长水：“带他回来了。”

柳若清：“厚葬。小林子给他披麻戴孝。乱世才知忠臣好，德贵是个忠臣，泰和顺胡家不能亏待人家。”

大少奶奶：“我已经送了五百大洋。”

柳若清：“好。”坐在小丫环搬出来的椅子上，“钱是人挣的，钱是人花的。唉，这灵隐寺的签就是灵。签上说破财加血光，全应了。老大，你心里没事吧？”

胡长水：“没事。只是堵得慌。这财破得也太大了，小一百万大洋啊！都是我无能啊！”

柳若清：“这是命。都给我记着：老爷问起，咬死说货已经发走。他

受不了这个。传下去，谁说错了话，我打断他的腿。”

胡长水：“二弟也知道，还有那布兰妮……只怕瞒不住。”

柳若清：“瞒一天是一天。给老二去个电话，告诉他嘴紧点。穿个衣裳，别让你爹看见这青一片紫一片的。你爹可没栽过这种跟斗。”

14. 桥工处胡长河住房（日内）

松下浩二坐在椅子上拿个苹果仔细削着。

布兰妮起身拿起两个苹果塞到松下的口袋里。

松下浩二：“为什么？”（英语）

布兰妮：“有个人多余。”（英语）

胡长河：“布兰妮！不能这么说话！”（英语）

布兰妮：“松下博士，我想跟我一年半没见面的未婚夫单独待上一个小时。你懂吗？”（英语）

胡长河：“布兰妮！”（英语）

布兰妮朝松下耸耸肩：“难道你想观摩吗？”（英语）

松下浩二突然夸张地笑起来：“对不起。我是该离开了。”（英语）
退出去把门带上。

布兰妮把门栓上，顺手拉上简易窗帘。

胡长河：“布兰妮，他是我的同学、朋友！”（英语）

布兰妮伸出指头点点胡长河的脑门：“他还在追求我，是你的情敌！”（英语）

胡长河：“在美国他就是失败者。”（英语）

布兰妮：“不说这个混蛋了！吻我！抱我上床吧。”（英语）闭上眼睛等待着。

门外，松下浩二闭上喷了火的眼睛，咬咬牙，迈步走了。